《道德经》通识课 · 第三十五讲

淡乎无味

第三十五章 · 用之不足既

音乐和食物能把路人留住，留一夜。

道说出口，淡得像白水，没人愿意停。

可它用不完。

编讲：西域老铁

https://tiewenbin.com



淡

壹

往

执大象，天下往——手里握着那个「大象」，人自己会走过来。

不是被叫来的，是走来的。

「大象」就是道：无形，所以无边界；

无边界，所以没有一处挡人。



一句极淡的话，藏着一整章

原文与今译

原文

执大象，天下往。往而不害，安平太。

乐与饵，过客止。

道之出口，淡乎其无味，

视之不足见，听之不足闻，

用之不足既。

四层结构

立象　守住大道这个「大象」，天下人就往他这里来。

不害　人来了不受害，于是安、平、太——三个字，三种稳。

对照　音乐与美食能留住过路的人，留一宿。

说破　道讲出来淡而无味：看不见、听不着，可用起来没有底。

底本按通行本。此章文字异文极少，唯「安平太」一作「安平泰」。

今译

谁掌握了那伟大的「道」，普天下的人们便都来向他投靠，向往、投靠他而不互相妨害，于是大家就和平而安泰、宁静。

音乐和美好的食物，使过路的人都为之停步。用言语来表述大道，是平淡而无味儿的，看它，看也看不见，听它，听也听不见。

而它的作用，却是无穷无尽的、无限制的。

三句话，一条下坡路

执　**执**是持守——不是抓住不放，是手里一直有它。

往　**往**是人心自来。注意不是「招」，招是往外伸手。

淡　**淡**是这个来路的代价：越是真的，越没有味道。

> 「大象」两个字，注家分歧不小。
> 是道？是法象？下一页先辨这个。

「大象」到底是什么

三种读法，三个落点

读法一·大象即道

《老子》第二十一章：「**道之为物，惟恍惟惚。惚兮恍兮，其中有象。**」

第四十一章：「**大象无形。**」——最大的形象，是没有形象。

所以「执大象」就是守道。这是最通行的一读。

顺下来，这一章讲的是：**守住无形的东西，有形的人才来。**

读法二·大象是法象

「象」在古代还有一层意思：**法象、仪则**——可供人取法的样子。

《周易》「制而用之谓之法」，法象是给人看、给人照着做的。

这样读，「执大象」就是：自己立起一个可被取法的样子。

顺下来，这一章讲的是：**不是你在招人，是你的样子在招人。**

两读可以合。道本身无形，可它落在人身上就有一个「样子」——那个样子就是法象。人不来投道理，人来投那个样子。

> 「执大象」三个字，落到最实处就是一句话：**你是什么样，就招什么样的人。**

三句话的约法

刘邦进咸阳，秦王子婴投降。诸将都去抢金帛财物，萧何先跑去收秦丞相府的图籍文书。

刘邦跟关中父老约法，只三句：**杀人者死，伤人及盗抵罪。*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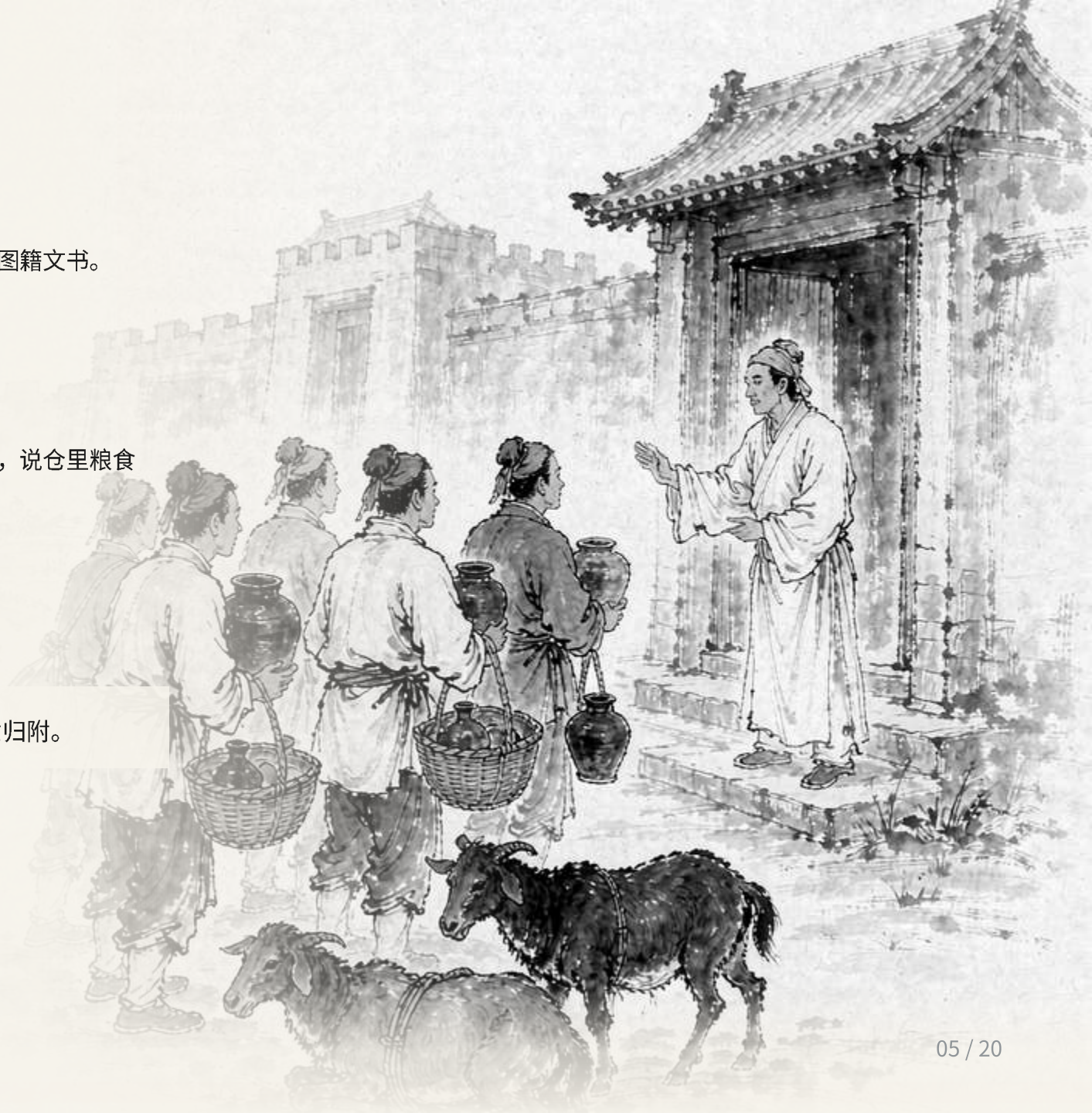
其余秦朝那些细如牛毛的法条，全部废掉。

《史记》记当时的场面：秦人大喜，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。刘邦又推让不受，说仓里粮食多，不劳大家破费。

结果是六个字：**人又益喜，唯恐沛公不为秦王。**

——人们更高兴了，只怕他不肯在秦地做王。

> 「执大象，天下往」最实的一个样本：三句话，比一整套秦法更让人愿意归附。



唯恐沛公不为秦王

《史记》里最实的一句民心记录

秦人大喜，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。

……唯恐沛公不为秦王。

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

注意这两句中间隔着的动作：刘邦「让不受」。他推掉了一次送上门的好意。

推掉之后，人心反而更紧。这就是「往而不害」的具体样子：来了不吃你，人才敢再来。

三句话能立住，不是因为它严密，是因为它留下了空处。秦法密到没有空处，人就只能钻缝。

「往而不害」到底不害什么

三个字，三种稳

三个字	大意	不害的是什么
安	身安——日子能过下去	不害其生。人来了，不被征、不被夺、不被折腾。
平	心平——不用天天防着	不害其心。规矩少而清楚，人不必时时揣度上意。
太	世太——上下都松一口气	不害其久。安与平能持续，才叫太。太者，甚也、极也。

三个字是层层递进的：先能活（安），再能不慌（平），最后才是长久（太）。反之，一层塌了，上面两层都不成立。

> 所以「天下往」不是被吸引来的，是**算过账之后走过来的**——这里不害人，所以值得来。



贰

饵

乐与饵，过客止——好听的和好吃的，能让路人停下。

停下的意思是：还走。

这一节讲食客：养得起三千人，

养不住一个人心。

贰 · 饵

客皆去

孟尝君养士三千，天下闻名。食有鱼、出有车，一时门庭若市。

后来他在齐国失势，被免了相位。《史记》六个字：**诸客见孟尝君废，皆去。**

冯谖替他经营，让他重新复位。回来的时候，那些走掉的客人又都回来了。

孟尝君对冯谖说：这些人还有什么脸再来见我？我要是再见他们，一定往他们脸上吐唾沫。

冯谖劝他，讲了一段极冷静的话：**富贵多士，贫贱寡友，事之固然也。**——这是事物的常态。

他打了个比方：早上人们挤着进城，晚上又挤着出城——不是因为喜欢早上、讨厌晚上，是因为**所期之物在那里**。

> 「乐与饵，过客止」——三千人的门庭，一次失势就散尽。他们从来不是归人，是过客。



「乐与饵」四家注

老子到底在说什么

注家	大意	这一读的分量
王弼	乐与饵，过客止。言其能止过客，而不能使归也。	「止」与「归」两个字分得极清：留一夜，不等于留下。
河上公	乐，谓音乐；饵，谓饮食。过客，一过之客也。	最实的一解：声色口腹，都是路过时的小恩小惠。
苏辙	乐与饵可以悦人，而不可久；道淡无味，而可以久。	把这一章定成一组对比：短效的悦，长效的淡。
通行注	音乐与美食使过路的人为之停步。	最平的一读。注意老子没骂它们——他只说留不住。

四家都不否认「乐与饵」有效。老子的判断不是它没用，是它**只对过客有用**。

> 所以这一章的锋利处不在嘲讽，在于它给你一道选择题：你是要满门食客，还是要几个归人。

为什么「淡」反而留得住人

乐与饵的三个短处

会腻

味道越浓，越容易吃够

「乐与饵」的效力来自刺激，而刺激一定会衰减。第一口最香，第十口就平常了。

要付钱

浓味背后都有代价

请客的人总要收回点什么。过客心里清楚，所以只停一夜，不肯留。

止于客

留住的是「过客」，不是「归人」

「过客止」三个字很冷：止是停下，不是留下。给的是热闹，收的是路人。

> 而「淡」的好处正相反：它不刺激，所以不腻；它不索要，所以不设防；它留不住过客，可它留下的是归人。

叁

淡

淡不是寡，是不到尽头。

凡有味的东西都有个底，淡的东西没有底。

这一节讲最后一句：用之不足既。

「既」是尽——用不完。



儒家有「味」，老子偏偏说「无味」

一个字的差别，两种教法

儒家·有味

《论语》：「**子在齐闻韶，三月不知肉味。**」

孔子不否认「味」的价值：好的东西能让人沉进去，甚至忘了吃。

儒家讲「礼乐」，正是要用一套有味道的东西把人养起来——钟磬、揖让、冠婚丧祭。

它的路数是：**用可感的秩序，把人养成不可感的习惯。**

老子·无味

老子说「道之出口，淡乎其无味」——不是说味道不好，是说根本没味道。

他连「好味道的秩序」都不信任：一有味道，就有人为味道而来。

所以他的办法是：把味道抽掉，看还有没有人留下。

这条路更狠，也更难：它要人因为「对」而留，不是因为「好」而留。

两家其实各治一种病：儒家怕人野，所以给礼乐；老子怕人贪，所以撤滋味。站的位置不同，看见的病就不同。

> 「三月不知肉味」是沉迷，「淡乎其无味」是不留人。孔子要人进来，老子要人自己进来——两句话都成立，看你治什么病。

叁 · 淡

一张没有弦的琴

陶渊明有一张无弦琴。朋友聚会，他喝到高兴处，就把琴抱过来抚弄，**徽既不着，弦亦不张**——没有徽位，也没有弦。

有人问他弹什么。他说：**但识琴中趣，何劳弦上声。**

这不是怪癖。陶渊明自己说得清楚：他懂的是「琴中趣」，不在「弦上声」。

声音是有味道的：好听、悦耳、能留客。可声音一停，趣就断了。

无弦的琴，谁也听不见，可那个「趣」一直都在。

> 「视之不足见，听之不足闻」——正是因为看不见听不见，它才不会用完。



三句否定，一个肯定

老子难得这么写

原文	字面	换成肯定句是
视之不足见	看它，看不见什么	它不给你可以盯着看的东西——所以你看不腻。
听之不足闻	听它，听不着什么	它不给你可以反复听的声音——所以听不厌。
用之不足既	用它，用不到尽头	**这一句是全章唯一的肯定，也是唯一的变化。**

老子这一章用了一串否定，最后落在「不足既」上——同样是个「不足」，意思却是「用不完」。

同两个字，前面是「不够」，后面是「不尽」。这一转折，就是全章的机关。

> 看不见、听不着、用不完——三件事互为因果：**正因为不占感官，它才不耗损。**

叁 · 淡

一口用不完的井

《周易·井卦》的卦辞只有六个字：**改邑不改井，无丧无得。**

村子可以搬，井搬不走；井水既不减少，也不增加——**无丧无得**。

它还有一句：「**往来井井**」——人来人往，都从这口井里打水，井还是那口井。

井的特点正是这一章说的：它没有味道，没有声音，没有颜色。可一个村子可以没有酒，不能没有井。

所以《井卦》的第五爻说得更准：**井洌，寒泉食。**——井水清冽，是给人喝的，不是给人夸的。

> 「用之不足既」——井水永远不会被喝干，因为它供给的是需要，不是欲望。



君子之交淡若水

《庄子》把「淡」讲成了人事

君子之交淡若水，小人之交甘若醴；

君子淡以亲，小人甘以绝。

《庄子·山木》

「淡以亲」三个字违反直觉：淡怎么会亲？因为淡里没有所求，所以不必设防。

「甘以绝」更冷：甜的时候最热闹，绝的时候最干净。

这正是「乐与饵，过客止」的人际版本——甘的东西留客，淡的东西留人。

「淡」的三层

不是无情，是不加料

味淡

不靠刺激吸引人

把话说得漂亮、把场面做得热闹，都是加料。料一多，人来的理由就变成了料。

求淡

不向对方索要回报

一旦有求，「淡」立刻变成手段——先淡后取，比直接取更伤人。

久淡

淡得住时间

真正的淡不是一次两次的客气，是十年二十年都不加料。这一层最难，也最能筛人。

> 「淡」的功夫全在「不加」上。人一着急，就想加点什么——一加，就从井变成了酒。

三家落点

对「靠什么留人」这件事

家	靠什么留人	能留多久	最后落在哪
老子	淡——不害、不索、不加料	久：用之不足既。	把人变成归人，不是过客。
儒家	礼乐——用可感的秩序养人	一代人，靠教化续。	把人养成有分寸的人，秩序就稳了。
佛家	法——离苦得安	直至解脱。	把人从「留不留」这个问题里带出去。

三家都不靠「饵」。差别在给什么：老子给一个不害人的地方，儒家给一套可循的礼，佛家给一条出去的路。

> 这一章最容易被读成清高。其实它很务实：**凡是靠味道留住的人，味道一散就走。**

淡乎无味
用之不足既

留一夜的是过客，留下来的是归人。

你要哪一种，先看你给的是酒，还是井。

下讲 第三十六章 · 将欲歙之，必固张之

下一章讲「微明」——最容易被读成权术的一章。